

克氏戰爭論是腓特烈戰爭與拿破崙戰爭的結論

松村秀逸作

李純清譯

克勞塞維慈像一個謙虛的學究說：「我的野心只想寫一本令人在二三年後不致忘記的書」。實則他的書『戰爭論』，係利用公餘之暇寫了二十年。這部名著，也可以說是腓特烈戰爭與拿破崙戰爭的結論。書中引用這兩位名將的戰例最多。他指出：從拿破崙以後，始由君主戰爭轉變為國民戰爭。而名國民戰爭以後之戰為近代戰。實際上，克勞塞維慈生於一七八〇年，拿破崙生於一七六九年，拿翁不過年長十一歲。當拿破崙縱橫於歐洲的全盛時代，克勞塞維慈已是普魯士的青年軍官，且曾與拿破崙指揮的軍隊作過戰。來比錫之戰，克氏乃布留歇的參謀，滑鐵盧之戰，克氏任普魯士第三軍團參謀長。

克勞塞維慈不僅是拿破崙戰爭的研究者，而且是一個經驗者。克氏的戰爭論，豈但二三年後不致忘記，即百年後的今日，論戰爭之人，也尚無出其右者。他那有名的定義說：「戰爭是政治繼續的另一手段」。論戰爭的人無不引用它。戰爭論一共十卷，其中大部分為哲學的思想方法，費讀之點甚多，又若不是軍事專家，難解之點也甚多。

史蒂芬元帥說：「有人把戰爭的理論發展，成為抽象世界，與現實生活不相關涉。其實，戰爭是現實生活中最現實性的，故弄虛玄，毫無用處。像克勞塞維慈的戰爭論，對實戰就非常有用，它有適應軍事生活的無限性，使我們領悟戰爭中各種事件的特殊性，全德意志軍隊應該感謝我們的大思想家——克勞塞維慈給我們這種認識方法的功勳。」

本篇並不想把克勞塞維慈的戰爭論與腓特烈大帝及拿破崙的關係，一一議論，也不從戰略戰術說明，只擬由現代戰爭的見地，討論戰爭的特性，政略戰的關係，達到戰爭目的的手段，決戰的價值，戰略戰第一原則，戰爭的精神力等，以備現代戰爭的參考，

一、戰爭乃使敵屈服，實現自己意志所採用的暴力行為

這是克勞塞維慈的定義。為對敵人暴力，以各種技術上及科學上的發明，武裝起來就是暴力。行使暴力在國際法上的慣例，雖受有制限，但那種限制實不足掛齒，對行使暴力並無重大的障礙。故暴力是手段，使敵屈服於我的意志才是目的。為欲達到目的，必使敵人喪失抗抵力。這就是軍事行動的目標。

這個暴力，在理論上帶有發揮到最大限度為止的本質。因為甲以暴力加諸乙，乙必以比甲更大的暴力抵抗。甲乙競賽發展自己的力量，漫無止境，故戰爭哲學不可有博愛主義。若認為可以巧妙解除敵人的武裝，剛到打破為止，不給予

必要以上的損害，而在實際戰術上向這方向努力，那是再危險也沒有的錯誤，非予以粉碎不可。

但另一方面，暴力的無限界性不過是抽象世界的觀念而已。現實世界不能無限界的使用暴力。若離開抽象世界跑入現實世界，無論敵我對於發揮暴力到最大限度，不能不受三個條件的拘束。第一，戰爭不是孤立的行為。戰爭決不是與平時的國家生活無關突如其來的，若平時雙方都不保有暴力，想戰爭也爆發不出戰爭來。故戰爭的真正地盤是根據在當時的社會情勢。第二，戰爭不是一回就會決定勝敗的。若軍與當局把所有力量可能使用的都同時使用出來，那麼，戰爭就只有一回或數回的決戰。惟事實上，所有力量不可能同時使用出來。此處所謂力量，固指狹義戰鬥力的國土、人口、及同盟者。國土及人口，為狹義戰鬥力的源泉，亦為戰爭有力的要素之一。就是說可動員的戰鬥力常備軍，雖能夠同時使用出來，但所有要塞、河川、山嶽、住民、一言以蔽之即全國國土，也不能夠同時使用出來。當然，若其國土僅有『彈丸』之地，一開始軍事行動便完全被包圍了，那又當別論。至於同盟國的參戰，不是戰爭當事國所可左右的。參戰的時期或遠或遲，完全決定於國際關係。

克勞塞維慈這種觀念，對於現代戰爭很有價值，就是說戰爭若像拳鬥一樣，有一定的場所，一下子決鬥，便可摧毀敵方的力量至無遺存，則可用速戰速決的戰略。但實際戰爭不是如此，全國有戰鬥力的男子常在戰爭中逐漸動員，遂漸訓練，而加入戰爭者。倘戰爭繼續至五年十年，則戰爭爆發時的兒童亦已成壯丁而有戰鬥能力。這也可說是戰爭延長成為長期戰的原因。國土大小與人民眾寡，至今仍不失為決定戰爭長期或短期的因素。即蕞爾小國，也可因為兵員的增加，軍隊的機械化和加速化，而呈廣大。因為交通機關發達，武力支配的區域，也擴大了。故現代軍事也可稱為『廣域時代』的軍事。此外，同盟國問題也是使戰爭不獲一時解決的原因。數國對數國作戰總比一國對一國作戰來得繁難。克勞塞維慈指摘過：『同盟國為恢復其與國失卻均衡而養兵』。反之，勝負之數已可預見然後參戰的同盟國也有之。故一種戰爭不能看做絕對的勝或敗，戰敗國往往把敗北僅看做一時的災厄，而等待著利用將來的政治情勢，以圖恢復及挽轉頹勢。這對於力的緊張與激烈有緩和的作用。

第三戰爭的結果不是獨立和絕對的，戰爭有連續性，『和平是戰爭力量的養成時期』。第一次戰爭的結果，常成為第二次戰爭的原因，例如普法戰爭德佔領亞爾薩斯，羅蘭為第一次大戰的原因，其結果，凡爾賽條約又為納粹政權的樹立及第二次大戰的原因。

二、 戰爭的特質——蓋然性，偶然性，危險性

戰爭的暴力手段，在抽象世界有無限制發揮的傾向，在現實世界只有緩和的作用。因相敵對的雙方乃現實國家及政府的緣故，戰爭不是理念的行為，而是實際的行為，故推測將來未知的材料，必根據事實。即戰爭的當事者，基於對方的

性格，設備，狀態各種關係，而推測敵人的行動，並決定自己的行動。但這不過是『大概如此』帶蓋然性的。惟其如是，故又是偶然性的。在所有人類生活當中，沒有再比戰爭更屬於概斷的而且一般的偶然接觸的張東西了。因為，戰爭的行動不是根據嚴密的預斷，而是根據大概的推測，故僥倖恆佔其大部分，因此，戰爭活動的本質是

危險性的。在人類精神中，對於克復危險最要緊的勇氣。要表現有信念，要大膽，要暴虎馮河一種勇氣。這就是戰爭的特性。若對於結果絕對確實而有把握，則任何怯弱者都可以從事於戰爭了。

在兵學上，不能給與數學一樣的絕對性與嚴密性的地位，戰爭只有像競技一樣的可能性，蓋然性與僥倖性。

人類的悟性常希望明瞭與確實，另一方面人心又屢屢喜歡不確實的半面。以人類的悟性探究哲學與推論論理，循向此路走去，不知不覺間到著不能看到的世界。至此，便把習見慣聞的東西拋棄，以其想像力，奔向偶然與僥倖的世界。這不是嚴格必然的世界，而是豐富可能的世界。人為此世界而迷醉，而鼓起勇氣，他們將以為：唯有大膽與冒險才能見出本領來。倘兵術的理論，捨此境地而欲追尋絕對的必然與規準，這樣的理論無裨於人生實際。兵學研究生動的精神力，不能到達絕對確實的領域。一面以大概的推測而採用行動，一面必須以勇敢與自信填補其缺憾。勇

敢與自信大，行動的範圍隨之而大。勇敢與自信在戰爭為不可缺少的原則。

拿破崙的戰場，與其說是小心的打算，不如說他的信條是迅速與大膽。腓特烈大帝的戰場，不為危險所欺，不產生恐怖念頭，而大膽實行，與深謀遠慮俱為其信條。因軍隊臨陣之時，給與任務，其搜索敵情與偵察地形均受時間與空間的限制而不能周詳，故判斷敵情與判斷地形，不外像兵術訓練一樣，由此判斷而樹立的作戰計劃，到實際作戰時，常有不預期的變化。因在戰場上波瀾起伏而重疊，情況瞬息萬變，故要求嚴厲的統制，要求獨斷專行。意志必須極端牢固，又必須能有融通性，能懂『運用之妙，存乎一心』。克勞塞維慈說：『兵學是研究活的精神力，不是釐定絕對不變的具體規範』，一點也不錯。臨戰之時，智識要化成能力。

三、政略戰的關關——戰爭是政治繼續的另一種手段

一個共同社會的戰爭——即國民戰爭，一定胚胎於政治的狀態，因政治的動機而引起。故戰爭是一種政治的行為。倘若戰爭為全部暴力的同時使用，則此種行為雖起因於政治，終必脫離政治而自己獨立，循著自己的法則前進。惟事實不然。現實世界的戰爭，不是一發即畢的絕對物，它包括著各種力的作用，各種力並不同類共型，而且發展的狀態也不一樣。有時以為直到打破與惰力摩擦的抵抗力為止，勢必膨脹下去，誰知忽然便萎縮下來，毫無作用。其實，可以把戰爭稱為暴力的脈動，因為剛看見或大或小的激烈起來，旋又有見緊張的弛緩與力的疲

憊。按言之。達到戰爭的目的，雖長短不同，但總繼續一定的期間，在此期間，方向或左或右變化莫叵測，不是嚮導戰爭的理智所能左右的，惟戰爭既出發於政治的目的，則爆發戰爭的最初動機，及對戰爭的重要動作，皆受政治的影響。當然，所謂政治的目的，也不是專制的立法者，必隨伴著戰爭的性質而推移。有時戰爭的性質完全變了，但政治仍不失為應該考慮的第一要素，政治貫通整個軍事行動，而不斷予戰爭爆發最初之力的性質以影響。其次，我們要曉得，戰爭不單是一種政治行動，且是一種政治手段，是政治對外關係的繼續。故戰爭不外是以他種手段運行對外的政治關係。戰爭本身的性質，決定於政治，在政治的方向與意圖不如意時，有要求於兵術的權利，在各種場合，也有要求於將帥的權利。政治的意圖是目的，戰爭的手段，世界上沒有無目的的手段。戰爭的動機愈大愈強烈，所及於全國民族的生存就影響愈大愈深。以打倒敵人為中心目標，戰爭的目標就與政治的目的漸漸一致，那時戰爭便愈像戰爭，而不像政治。反之，若戰爭的動機不大而弱，戰爭不循暴力的自然方向，戰爭目標與政治目的背道而馳，戰爭就愈像政治。自然，因為戰爭的結果不容易臆測，最初的政治目的，到最後戰爭結果，也可能完全變貌。大凡指揮一個戰爭或應名為戰役的大戰爭，若獲得光榮的勝利，那將帥就完成了一種巨大的政治任務。因為戰爭的實行與政治是一致的，故在將帥的視界中，一方面要盱衡整個國際政局，一方面要正確的認識本身的各種手段，及可能行使的事業範圍。政治家與將帥必須明白戰爭的種類。

克勞塞維慈強調在戰爭的全過程中，政戰兩略務須一致。不僅在戰爭的開始與終結而已。他這樣定義：一、戰爭的目的是實現本國的意志，二、戰爭的目標，為使敵人喪失抵抗力，三、戰爭的手段乃暴力。所謂本國的意志，克勞塞維慈有時稱之為「政治的目的」，或「政治的意圖」，或「對外的意圖」。

政治的目的不是固定的，譬如日本這次戰爭，最初的華北事變，本不欲擴大，但繼而變成對華全面戰爭，建設東亞新秩序，又繼而變成「大東亞戰爭」，確立「大東亞共榮圈」。

克勞塞維慈以為戰爭的手段是武力戰，並不是說沒有其他手段。例如拿破崙大陸封鎖，即今就是經濟戰。俄皇波爾一世的被刺就是陰謀戰陰謀暗殺，曾被用作一種手段許多年。但國家鬥爭手段的武力，還占壓倒的優勢，故克勞塞維慈把戰爭的手段確定叫做暴力。

現在戰爭的手段，經濟戰與思想戰已同武力戰一樣重要。戰爭的本身，也已由拿破崙時代的國民戰進化到國家總動員戰，國家總力戰爭。戰爭的進化，受武力戰進化的影響最多。腓烈大帝時代，會戰最大兵力，雙方合計不過十萬左右，拿破崙時代，也不過四五十萬。而且那時沒有鐵道，槍砲的發射速度遲，距離短，到日俄戰爭，動員兵力乃逾百萬。到第一次歐洲大戰，德奧同盟動員二千四百萬，英法俄等聯軍動員三千七百萬。飛機坦克毒瓦斯開始出現於戰場。兵員數量的增加與新式武器的使用，軍需工業的動員就成為必不可少的事。益以封鎖與

反封鎖，戰爭長期化了，又就出現經濟戰，並且出現思想戰。第一次大戰可謂國家總動員時代的戰爭。

現在是總力戰時代，要有高度的國防國家。這雖更複雜了，但戰爭的手段，也不外武力戰，經濟戰，與思想戰，三者互相作用，緊密為一而不可分開。以今日這樣複雜的戰爭態勢，克勞塞維慈所說的政戰兩略一致，更加重要了。第一次大戰各國只準備武力，而未嘗準備經濟與思想，現在戰爭差不多三種準備都已在戰前全被注意了，各國都呈露了總力戰的面目，把所有力量集中於戰爭的勝利一點。

四、達到戰爭的目的及所用的手段

從概念上說，戰爭的目的是打倒敵人，敵人的抵抗力被剝奪了；戰爭的目的即便達到。抵抗力的要素，普通區分之為三，即戰鬥力，領土，及敵的意志。

戰鬥力必須毀滅，要使敵人陷於不能繼續鬥爭的狀態。領土必須佔領，因為領土能夥產生新的戰爭力。但即使這兩個要素被消滅了，若敵人的意志不屈服，其政府及其同盟國不願媾和，其國民不願投降，戰爭即不可謂之結束。因為：縱令佔領了敵人的全部領土，難保領土內部不捲土重來發生抵抗，或者獲得同盟國的援助，也可能捲土重來。這三個要素之中，因為戰鬥力乃防衛領土所必要之物，須先毀其戰鬥力，而後能佔領其領土，佔領其領土，而後能壓迫敵人的意志屈服與就範。

毀滅敵人的戰鬥力，通常是漸次的，領土的佔領也是漸次的，此時領土與戰鬥力互相影響，喪失土地就是減少戰鬥力。但或時也有例外，譬如在敵人未衰弱的時期，已將兵力撤退後方，或遁往國外，則領土雖然淪亡，而戰鬥力依然存在。

假使戰爭的動機要求不高，作戰不很緊張，和平的條件也未必非完全消滅敵的抵抗力不可。因為媾和的動機也可以產生於：一方認為勝算殊少，另一方不欲為勝利支付過大的犧牲。這樣子，就不必戰到澈底的打倒敵人，在敵人不利的時候，就可以投降了。這也是戰爭不能以嚴密的數學計算，而為蓋然性的一點。

然則如何可使敵人陷於不利，而知其將投降呢？第一、當然還是破壞敵的戰鬥力，及佔領其領土。這並不是以壓倒之勢殲滅敵人，僅使敵陷於不利。第二、考慮使敵增大犧牲的手段，即增大其力的支出，而消耗之。比方以連續不斷的小進攻，困疲敵的鬥志，及損失敵的物資，也是使敵屈服的一種手段。腓特烈大王深知沒有一舉就打倒奧大利帝國的力量，他把力量節約的使用到七年之久，坐觀奧大利與其盟國的利害衝突，卒至迫使敵人締約媾和，達到戰爭的目的。此外，尚有特殊的手段，可以不破壞敵的戰鬥力，而影響於戰爭的勝敗，即在政治上運

用權謀術數，離間敵的同盟，並結納自己的與國，使外交有利於我。這方法比直接摧毀敵的戰鬥力，收效更宏。

有人把作戰的目標區別為戰鬥力與領土，消滅戰鬥力叫殲滅戰，佔領領土叫消耗戰，拿破崙作戰的指導原則，偏重於會戰主義及殲滅戰略，腓特烈大王偏重於佔領土地的消耗戰略，史蒂芬元帥潛心研究殲滅戰略，並已達到最高峰。

剝奪敵的抵抗力而打倒之的三種方法，克勞塞維慈這種觀察，完全站在武力戰的立場。現代戰爭，還應該考慮經濟戰，思想戰。武力與政治經濟思想等，都要集中於一點，為著戰勝。在現實世界，完全殲滅敵人是困難的，勝利必須依仗持久堅忍。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，當德軍攻勢猛烈，聯軍形勢危岌的時候，聯軍總司令福煦就說：「戰爭不怕失土，不怕後退，在認為失敗之時，才真正失敗。」

克勞塞維慈所說的特殊手段，那種謀略現在已成常套。在戰爭變成長期戰之時，外交尤其活躍。這裏，預防間諜是必要的。

五、決戰的價值

破壞敵的戰鬥力雖說僅是戰爭諸目的之一，然這個目的是所有軍事行動的基礎，是最後的支點。如以決戰殲滅敵的戰鬥力，一舉便可成功，但同時決戰須甘冒危險與忍受犧牲。萬一敗北，則將反為敵所乘。決戰以外的其他手段，成功小，犧牲與危險亦小。做決戰對摧毀的戰鬥力，在戰爭中恆居最高的地位。以冒險流血解決戰局，實乃戰爭的嫡生子。苟戰爭的動機脆弱，戰力的緊張程度不強之時，深思遠慮的將帥，必用心於利用敵之特殊弱點，在戰場與帷幄之內，尋求避免流血決戰，而可以達到媾和的道路。倘其追尋理由充分，並有得到良好結果的希望，我們就沒有非難將帥的權利。不過，這是將帥的左道，一個將帥應該時刻不忘決戰，警戒並準備迎接決戰。

在拿破崙以前，即在傭兵時代，戰爭是迴避決戰，採取機動主義的。在那個時代的智謀將軍，一旦遇到拿破崙以國民皆兵為地盤的決戰主義，輒游移不決，以弱兵虛與委蛇，而其結果即多陷於遭受各個擊破的悲劫。克勞塞維慈所謂「恐懼軍神的責罰，以決戰為戰爭的嫡生子」，一部拿破崙的戰爭史，最足以為這個真理證明與辯護。故不論利用何種情勢或手段去迫屈敵人，既然戰爭，就必須日夜無忘準備決戰。

六、戰略上的第一原則

戰略上的第一原則，乃在戰局決定的瞬間，儘量把多數的軍隊，集中到戰場。因若除去軍隊的武器，組織及各種技術不論，即假定兩軍的精粗相伯仲，決定戰鬥結果的要素，乃兵數的優勢。腓特烈大王在羅亭（Leuthen）之役，以三萬

兵破奧大利八萬大軍，在羅斯巴哈（RossBach）以二萬五千破聯合軍五萬，在近世史上，戰勝二倍乃至三倍以上的敵兵，其例不過如此。拿破崙在來比錫以十六萬當二十八萬就失敗了。由此觀之，擁有絕對多數的兵力，而巧妙運用之，實為決戰重要的條件。這好像是一個平凡的理由，然在十八世紀這理由即被兵家所輕視，當時的戰史不記載兵數，有人且持一種可驚的思想，以為兵數超越一定的標準，便屬於過剩的戰鬥力，而有害無益。當然，在絕對優勢的兵力不可得之時，當求其次，保持相對的優勢。所謂相對的優勢，好像時間與空間的測定最重要，其實也不然，腓特烈大王與拿破崙，恆以一軍擊破數軍之敵，不過以其正確的料敵，不惑於眼前的現象，勇敢而果斷而已。

由戰略上言，應把主力用在主要的決戰戰場，此乃用兵之第一鐵則。在同一戰場內，由戰術上說，兵力該指向敵人的弱點，弱點乃敵人致命之點。配備兵力最易患的毛病是平均，即沒有形成一個重點，把主兵力集中到一點是必要的。

兵力要集中在那裏呢？拿破崙說：『面向砲聲前進』！即集中在敵人的前面。史蒂芬修正了拿破崙的話，說：『向砲聲的背後前進』！就是集中兵力到敵人的背後去，實施包圍的殲滅戰。

腓特烈的戰法是猛衝敵人的側前及背後，一舉而求決戰。拿破崙的決戰分做兩階段，第一階段先擾亂敵人，破壞敵人，第二階段總以主力攻擊敵的弱點，而求決戰。第一次世界大戰，德國所用的戰略，把主力集中西線，猛撲法蘭西，即求一舉而決定戰局。法國所用的戰略反是：首先到處發動小攻擊，把德國的預備役吸收到前線，然後實行決戰。這是二段決戰的方法。一舉決戰是理想主義，二段決戰是現實主義，各有短長，好壞很難說。克勞塞維慈的意見則以為：『無論如何，要把優勢兵力保存到最後，這是非常必要的。』

七、奇襲

奇襲是獲得優勢的手段。尤其在要佔居相對優勢的時候，應該奇襲。奇襲的效果，不但可補上的劣勢，在精神上也有獨立的功績，譬如一度奇襲大成功，敵軍突起混亂，足以寒其膽，挫折其士氣。此事對於擴大戰鬥的勝利與有力量，在戰史上的例子不勝枚舉。

奇襲的成功或失敗，參數決定於軍隊，將帥，及政府的性質。但有兩個要件：第一要保守秘密，第二要行動迅速果敢。當然這兩個要件仍以政府及將帥的意志倔強，與軍隊的紀律嚴明，為其前提。若政府軟弱及軍紀頹唐，奇襲的成功是沒有把握的。

奇襲用於戰術的最多，在戰術上奇襲的性質，時間與空間的範圍比較小。在戰略上應用奇襲，也多接於戰術的領域。至靠近政治領域，應用奇襲就困難了。

普通戰爭的準備，總要花費幾個月的時間。在這時間的動作，要瞞騙敵人不令其偵知，實在很難。但若以一二日的功夫，就可以收拾戰局，則應用奇襲的可能性頗大。實際上，往往要僅先敵一日，就已佔領了敵人的陣地，道路及重要要據點。

如無具備充分的條件，奇襲的目的不能達到。此方腓特烈大王於一七六〇年七月向奧軍奇襲就沒有奏功，一八一三年拿破崙兩度由德累斯頓（Dresden）奇襲普將布留歇軍，兩度失敗。不但浪費時間與力量，徒勞無功，且因奇襲而致陷於危險的境地。奇襲的成功，不但靠指揮官的勇敢與果斷，還要配合其他的條件，要準備周詳。要以旺盛的士氣壓倒敵人的士氣。

克勞塞維慈論奇襲的要旨，即自古兵家所宗奉的『出其無意，攻其無備』一訣。在日本的戰史上，桶狹間與嚴島之會戰，鴨越之戰等，奇襲之功居多。十二月八日攻擊珍珠港也是奇襲，日本報紙第一個標題就是『我軍奇襲成功了』。現代戰的一切兵器皆講快速化，特別因為飛機的發達，空間縮小了，時間也縮短了，戰鬥的勝敗，不但決定於一日或一時之差，若空戰一分一秒之差都關係重大。在這樣的情況下，奇襲的可能性增大了。克勞塞維慈所說實施奇襲要在較小的時空範圍內，此原則已不適當。蘇聯有個軍事評論家說：『對日本作戰，不應以空間計算，應以時間計算』。這話很有道理。

八、精神上的各種力量

精神上的力量有三種：將帥的天才，軍隊的武德，及國民精神。戰爭的氛圍，由四部分構成，即危險，肉體的辛勞，不確實性，及偶然。在此氛圍氣中生活，而欲作確實與有效的行動，非其智，情，意特別強有力不可。第一、戰爭是推測的世界。作戰基礎的一切事物，四分之三在五里雲霧中，不能明白，須賴敏銳的智慧，加以判斷與抉擇。第二、戰爭是偶然的世界，在人類活動的任何領域，沒有再比戰爭更偶然的了。偶然即事態的進展，往往與預期相反。預期與現實鑿柄，又就要變更計畫。這樣不斷的在偶然又偶然之上，要以不完全的資料，應付繁變，非有堅強的意志不可。第三、照上所說，從事戰爭的人，要在可預料的新事實中，毅然決然繼續戰鬥，無論在怎樣黑暗的境遇，也要保持一道光明，依傍微茫的光明，向前行進。這就需要大勇的感情。

將帥必須具備的心力，為統一力與判斷力發展而成的一種可驚的洞察力。

戰略的原則雖簡單，履行之則不容易。當戰爭爆發，根據政治的形勢，決定戰爭的性質及其內容不難看出戰爭的方針。但要把握這方針，始終不變，不受其他因素所誘惑，所欺蒙，而變更初衷，則其人非具有堅強的性格，非凡的聰明，及正確的思慮不可。曠觀古今的英雄豪傑，或優於智慮，或富於膽力，或強於意志，很少兼具智情意之長，三種優點集於一身的人物。然必須有這種人物來統帥三軍，才能起出凡人的水準，而成大功。

軍隊之為物，要在破壞一切的炮火之下，不失平常的心情，不為恐怖所懾伏，面臨危險而一步一步的去克服危險。在戰勝之時，精神旺盛不要緊，若逢失敗之時，仍要服從指揮，對長官尊敬信賴，這就不但應該鍛鍊肉體的力量，還應該使軍隊滲透武德，遵守紀律，愛好名譽及忠於任務。

武德包括勇敢，膽力，堅忍及服從，是戰爭最重要的精神力之一，此精神的源泉，一來自連戰皆捷的傳統，二來自艱難困苦的磨鍊。將帥對士兵，應反復要求其忍受艱苦，以艱苦來試驗自己的力量。

只有在勝利的日光照耀下，在不斷活動與艱苦的土壤裏，這種精神——武德，才能萌芽，且茂盛。等到這種精神——武德，成為參天大樹的時候，就非任何失敗的颶風所能吹倒了。

克勞塞維慈處處強調精神力量為戰爭所不可缺少的要素，並對於以前的兵書不討論精神，深表遺憾。這種見解可以奉為戰場的圭臬，尤以思想戰尖銳化了的今日，各種精神力量，實都需要加以昂揚。

克勞塞維慈之後，普奧與普法戰爭，為短期戰，他的戰爭論，未能盡符合。但到日俄戰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，戰爭的性質又轉為長期戰了。現在戰爭使用多量的快速武器，戰爭的規模是世界的，克氏的理論，自然有許多地方不能說明。但其著作去今已經百餘年，我們不應該過事苛求。就純理論說，這本書實在達到戰爭理論的最高峰。又克勞塞維慈夫人，把他遺稿整理刊布，且為之序，其功績當與此書共垂不朽。

一九四三年春譯於重慶